土地与庄稼的联想

阿 来

在远离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语，它们还化作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让人心安的景象。

我在车窗上用哈气描画一个个汉字。

这些象形的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它们不仅仅是它们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生长出来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铸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树站立在地平线上。

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

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

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有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舂谷的人。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壮生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农家小小的仓房。

晚上，住在淮阳县城湖边的宾馆，浏览东道主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菜单，就可以闻到从窗外飘来湖水和水生植物滋润清新的气息。

饭后漫步县城，规模气氛都是那种认为农耕已经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样——被远处的大城市传来的种种信息所强制，所驱迫的模样。是一个以农耕供养着这个国家，却又被这个国家所忽视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缩影。

正是这样的存在让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土地不可能满布工厂。中国人自己不再农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十几亿人足够的粮食。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的人民，这样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让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性的阳光。

我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其实，就是引用这句话也足以让人气短。我们人口太多，没有什么人拥有宽广的农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更令人惭愧的是，这声音是一个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来的，而如今我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多精英却只热衷传递那个国度华尔街上的声音。

我曾经由一个翻译陪同穿越美国宽广的农耕地带，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弗吉尼亚常常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伫立在高速公路的护坡顶端，浩荡急促的车流在他们视线里奔忙。他们不会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他们身后自己的领地那么深广：森林，牧场，麦田，相互间隔，交相辉映。也许他们会想，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的安闲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东西的那种自信的安闲。就在不远处，某一座小丘前是他们独立的高大房子，旁边是马厩与谷仓。在中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让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

我并不拒绝新的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的语汇，总是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安宁。我们现今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了。以至于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字来指称，而要组成复杂的词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全球化。这个世界的商业精英们发明了一套方法，把将要推销的东西复杂化，发明出一套语汇，不是为了充分说明它，而是将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价。

粮食危机出现了，但农业还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饿死人了，饿死的多半是耕作的农民。比如，我们谈论的印度，不是说旱灾使多少人饿死，多少农民离乡背井，大水又淹没了多少田野，对于这个疯狂的世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概率事件。媒体与精英们最热衷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又为欧美市场写下了多少软件，这些软件卖到了怎样的价钱。不反对谈论软件，但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落，谈谈那些天天都在种植粮食却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们？或者当洪水漫卷，国家机器开动起来救助一下这些劫难中的供养人时，城里人是不是总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在乡村出现？

离开淮阳前，又去龙湖边漫步。氤氲的水汽，水生植物勃勃生机，“有蒲与荷”，“有蒲与莲”，让人心灵也丰沛而滋润。因为这宽广的土地，这土地上蓬勃茂盛的庄稼，因为这丰盈之水，短暂的淮阳之行值得永远忆念。

乌鸦也有灰的

张保振

民间有一俗语：“天下乌鸦一般黑。”后来我却发现，乌鸦也有灰的。

有一年到俄罗斯出差，我们在招待所院里散步，忽然看到两只灰色的乌鸦在梧桐树周围“哇、哇”地“对话”。老实说，开始时我并未把这种鸟当作乌鸦。因为乌鸦在我的记忆里，是乌黑的。《诗经》里就有“莫黑匪乌”的浅唱。

乌鸦也有灰的，使我开了眼界，并生出许多想法与感慨：大千世界，万物风情，如果想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说明，真是难为“秀才”难为人了。因而，“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这句话不仅显得贴切，而且显得有分量、有光亮。

俗语为俗话，俗话有局限。因此，决不可把带有一定方言性的“俗话”、“俗言”作为丈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尺子”、回答一切问题的“标准答案”。否则，是会闹出笑话的，甚至是会导致“错案”、“冤案”的。

“定格”不恒定，与时都会进。毕竟，社会总是前进的，事物总是发展的，一切都在变，恒定从未有，决不可让“定，止也”的古老权威解释凝固住自己活跃的思维。

由此，又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唯一真正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这不仅是实话，而且是至理。面对知识这个海洋，人们对它的掌握永远只是沧海之一粟。要想穷尽它，哪怕终身与其相拥而眠，也只能是得其大海之表层、之数滴、之几碗或几桶。相反，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可能就会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迈开步子，向实践学习。同时，知道了自己无知，还可能会敞开心胸，接受八方知识；放开眼界，跟踪最新科技成果。也可以这样说，只有知道自己无知，才可能会知之更多，学富五车；才可能会自以为无，而实则尽有。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只有虚而往，才能实而归；只有不自以为大，才能成其为大。这，正如唐初政治家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中所言：“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由此，还想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原因很简单，“方言”代替不了“普通话”，“巴掌山”代替不了昆仑山，一家一地之经验囊括不了全局流行之风、灿烂之光。毕竟，世界是大的，网络是通的，“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再丰富也代替不了外部的精彩世界。事情就是这样：片面静止的观点永远解释不了也解释不清运动变化的生活实践。生活实践之树永远是生机勃勃、常青常绿的。

《淮南子》中有句颇具哲理的话：“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这就告诉我们，事物有差异，世间有灰鸦，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只须平静观之，平常看之即是。重要的是，要学会辩证思维，学会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人看事，不讲绝对话，不干过头事，科学求发展，和谐求进步。

金台随感

农民朋友

缪荣株

夏宝鱼79岁了，嘴里只剩四颗牙，越发见老了。

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来我家，一身布衣，鞋上沾着泥巴，抽着劣质的香烟，家人都要陪着呛咳两声。现在尽管还是那副老样子，儿女们再不会像当年用怪样的眼神瞅他了，也不会在他吃过的菜碟上不敢再动筷子，不仅热情礼貌地称呼他“夏爹”，而且还关切地和他谈心。在儿女心目中，宝鱼不仅是我的农民朋友，且是家中可敬的长者。

1983年秋，我从县委机关调到泰县港口镇工作。那地方垛田多、荒滩多、大河小汊像绕麻线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镇党委为了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以明确的优惠政策发动群众挑鱼塘，发展养殖业。各式各样的动员会，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谨慎的农民在“养鱼怕偷”、“政策怕变”的担心和疑虑中观望着、等待着。我心里着急。

这期间，夏宝鱼和他的二儿子在责任田旁的荒滩上干开了，挑土方筑坝、排荒湖积水，又一锹锹地挖淤泥深土。父子俩除了正月初一、大雪封门、大忙季节不挑鱼塘外，硬是凭双肩，花三年时间，挑成了14亩鱼塘，两人肩上留下了两个馒头似的疙瘩。1984年1月，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下达后，我和宣传科长冒着鹅毛大雪送文件到宝鱼的工地，这个典型让我十分欣喜。于是带领各企业、村党团支部书记到宝鱼工地上参观取经。很快，全镇出现了集体和个人挖荒滩、挑鱼塘的热火场面，挖鱼塘3000多亩。养鱼有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后，过去群众说“挑剩下裤头儿，吃不到鲢头儿”，现在说“白皮规划黑皮挑，算算收入还是黑皮高。”人们到了港口都说到了鱼窝。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宝鱼有了钱，又和家人先后办了绣花厂、塑料粒子厂，租建精养蟹池40亩，仅卖蟹今年纯收入20多万元。

后来我因患甲亢突眼病回城。在闲居养病的日子渐渐孤寂起来，无聊时倚门而立，听市井之声，闻婆妈絮语。就在我“落难”的时候，跟我没有一分钱交往的宝鱼，冒着大雪踏了100多里的自行车登门探望，捎带了鲜鱼、活虾、河蚌、田螺等水产品。他把致富本来得益于党的政策，却理解成对具体执行者感恩戴德了。

宝鱼第一次到我家，我爱人见是个送礼的，心里就有气，挡在门外，冷冷地回答说“他不在家。”宝鱼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我回来，就对我爱人说，他叫夏宝鱼。我爱人一听，立即热情地请他进屋，并说“知道知道，家里还有他和你在鱼塘上合影照片呢。”我回来后，宝鱼跑上来一把拉住我的手。我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宝鱼突然离开了酒桌，从门口拎回了半蛇皮袋鱼，当着爱人的面“噼里啪啦”地往下倒，一边倒一边带着火气说：“我偏要倒！我偏要倒！”

从那以后，宝鱼隔上几个月就来我家，说生产农事，聊乡情家务。他是个木讷寡言性格内向的人，却说：“书记，几个月见不到你，就想你。”我不禁为之动容，眼泪打转。他从未让我烦神过什么事，我要他去医院为他装牙也不让。多少年来，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书记，有一天我撒手人世时，你要去看看我啊！”话落，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写过三本文学作品，宝鱼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这里有他一份功劳。我很庆幸这一辈子认识了宝鱼。从他身上看到了父辈、乡亲，看到了中华大地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改革开放后，他们身上变了许多，不变的是善良、厚道和正直。

鹰（中国画） 胡松华

大地

时光留影

李 耕图并诗

归 帆

泸溪澹澹然，壁峭的丹崖亦觉澹然。

梦中，升帆于澹然而至又澹然流逝的泸溪水。澹然的山风，澹然的归帆，留下了多少澹然的回味。

便又升帆澹然离去。

未知，澹然水岩小庙还在否？庙中小尼姑还在否？

小尼姑难得的澹然一笑还在否……

丛 林

月光下的桦树林。

桦树有眼睛。桦树的目光，在看半边月光的闲淡与幽静。

雁 阵

雁群，掠过晴空。

一字形的雁阵，借太阳之光影于大地，勇往直前的编队。

人字形的雁阵，犁耕云田的雁阵，启迪智慧之开拓的雁阵。

雁，似觉有南北两处故乡。

两处故乡，是雁的温馨的选择……

时光的风从桥上吹过

刘功业

这是条连接着上游无数条山野溪流的河，是通向广阔的渤海湾、奔腾的大海洋的河。微风里，心湖澎湃，或以桥展翼，低翔于水，或以舟作鸟，感受着时光之河，感受着时光之手，感受着时光之风。

想起带着青春走进这座城市的日子，已是一张张褪色的老照片。那些人事风情，那些山水清音。走在这座早已被岁月之河淘洗得面目全非的城市，抚摸着也早已面目全非的自己，唯有这座城市，一代代传承，越发显出了她生生不息、飞花流彩的魅力。

时光的风，吹出一道道城市斑驳的光影。时光的风声里，我抚摸着这座城市的胴体，那么真实可触，又总是罩着玄幻。让人有追赶不上的匆促，又有日日新天的振奋。大楼的纵深交错里，是道与路的迷途，使初来乍到的人们对这座曾是九国租界的城市迷惑不已。

时光之风，吹响的是一支长笛。抑扬顿挫里，常常就疑惑，还是那个地名，却早已不是旧时风景。老城厢里寻踪。天后宫前听戏。滨江道，估衣街，大胡同，古玩城。天津有无数条这样的金街老街，让人随意感受着繁华喧嚣。望海楼前，金刚桥头，翔宇广场，银河广场，世纪广场，天津有无数这样宽阔的所在，无处不在接纳着风起云涌。一帧帧城市的慢镜头，不仅随处展现着一座六百年城市的古老，更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一条条不愿甘居人后的斑斓的色带与光影。

时光之钟，炫目地晃着。街对面的高楼，竹林一样，蓬勃地生长，根往地下深扎，楼往天上拔节。云里雾里，越发的高耸。又不断生发着这座城市的风景与美丽。在那些大厦明暗高低的缝隙错落里，在一颗颗柔弱而坚韧的心灵中。法桐浓密的枝叶间，小教堂黑灰的塔尖，依旧雾一样迷蒙。落地重建的音乐厅，气度优雅，金碧辉煌的圆顶，震荡着小白楼，震荡着CBD，震荡着这座大都市的中心。音质明亮、音域宽广的旋律，依次拨响着那些时光的建筑，文化的风情。

望着晨光夕照里金光璀璨的大光明桥。桥头，高擎着日月星辰的四座天神铜雕，与云天竞争风流。日、月、星、辰，大光明！一道时光的命题。真正的天神，造化之神，其实是天津的人民，中国的人民。把这三十年的光阴，幻化成这溢光流彩的创造之河，理想之桥。

时光的风，从桥上吹过，从我的心中吹过。河的尽头，是海的怀抱。从偶然落脚，到生活于斯，扎根于斯。我一次次沿河而走，向海而行，深爱于此，陶醉于中。和这个城市的人们一样，在生活的海洋里痴迷而执着，用一双双手，共同弹奏着，用心歌吟着。战胜着悲苦，弹奏着欢歌。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康盛。天津港，泰达城，滨海新区，一个又一个意义非凡的词语，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洪流，让这首叫做天津的宏伟乐章，越发有了震撼世界的回音。

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张 炜

说到写作，现在的惯常做法是把自己掩藏于文章，而小川却敢于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交出自己的血肉之躯。他常常使用大段酣畅淋漓的、不无尖利和莽勇的评议，把一腔热血喷洒出来。对于他这样的“热血中年”，读来实在不由得让人产生阵阵感佩。这种文章优长，当不是老到的文笔、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深厚的阅历所能够弥补的，而是个人的品质和勇气、立场和道德自然生发出来的。所以在没有和小川见面之前，每次读来，也都能感觉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在与我们对话。这种真实的对话在当代是非常珍贵的。偏激与否是一回事，怎样的偏激又是一回事。平庸有时也需要偏激来掩盖一下，但青春的真诚和力量却一定会抵消偏颇之憾。

读这些文字，有一股“悍气”扑面而来。这种“悍气”很多时候会引起读者的排斥，但这里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生命的真切、其个性与质地，这也正是让人喜欢的地方——他把自己放在第一线，带着这个时代的所有焦虑、不安、问题、愤怒、忧伤，和诸多的喜悦，来和古人今人对话。这种古今碰撞是了不起的，所谓的时代高度，也就是如此。除了“悍气”，文章还始终有一股正气贯穿着。正气充盈，感时忧世，如今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更稀罕？

此外，文章诸事，作者所置身的“气场”总是非常重要。眉山这里不愧为“三苏”之地，文气盛大，土壤肥沃，作者有幸生活在这里，于是即被包围其中。这才是巨大的襄助之力，因此他才写出了这般好文章，获得了如此大幸福。

品书札记

玉 茶

罗光辉

我有位朋友，喜欢饮玉茶，每次见到他都是红光满面，笑得花儿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玉茶养的。一日，他邀我去品玉，他说那儿有“原生态”、“自然美”的风尚，还要送我一盒融进千年岁月的“原石玉茶”。我不太懂玉，有时偶尔挂个玉件也是附庸风雅，实在惭愧。但每在饭桌上听朋友谈玉，我的心海里就会泛起想与玉结缘的涟漪。

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佳饮，常听说茶如人生。人到中年，少了风花雪月，多了天高云淡。曾经仰天长啸，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更多的是气定神闲，笑看风云变幻。岁月磨掉了很多东西，也沉淀了很多东西。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享受。有玉茶喝，会喝玉茶，更是一种清福。

靠在玻璃窗前，坐在环境幽雅的院落里，窗前有叫不清名字的花儿，很普通的那种，却有着极郁的甜香。和决意弘扬玉文化，要将玉文化进行到底的人一起坐在那儿很优雅地泡玉茶、谈玉茶、品玉茶，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大概这位藏了十几年玉，玩了十几年玉，琢磨了十几年玉的人爱的不仅仅是玉茶，而是他创造发明“原石玉茶”的过程和那份淡泊宁静的心情。感觉，感觉到了才会爱上。面前的这个盛世宝玉公司创始人倪国栋已经成熟得波澜不惊。我问他，你以前做房地产做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做了呢？怎么想起来要全身心地投身于玉文化这一创意产业呢？他的回答让我久久回味。他说：“当一年到头看不了几本书，只和人民币和单位面积打交道时，我就感到枯燥，感到心烦意乱，就想走进玉的世界。到玉的世界里去会想起所有的美好，能品味到玉一样的人生，在玉的世界里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看着他的眼睛，有这种理念，用透明的心执着地经营自己的世界，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临走时，他留下了一盒茶，一盒“中国和田玉原石养生茶”。

打开精致考究的玉茶盒，一个水晶茶杯，里面有和田籽玉、水晶，还有一些矿物质原石。我用眼睛看着，总觉得太奢侈。倪国栋告诉我，这个水晶杯、籽玉及矿物质原石可以长期重复浸泡，而且浸泡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

记不清谁说过：“百姓喝茶是一种需要，和尚饮茶是一种禅，道士品茶是一种道，而文人饮茶是一种文化。”我不敢以文人雅士自居，但玉茶已融入了我的生活。打那以后，我感受到了玉的魅力。朋友圈内经商的，办企业的，做文化的，都会说玉，玉已经把人给玉化了，玉茶也把我养滋润了。

心静之时泡上一杯玉茶，看着那晶莹透明的水，让身心浸泡在玉洁冰清中那感觉太美好了。品玉茶需要好心境。静心独坐，捧杯入定，慢慢喝，用心品，从一口玉茶中可品出山川风景与玉文化的丰富。

玉茶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精神。玉茶是大自然和谐的标志，是日月运行，生命成长的清醒，是沧桑岁月的洗礼，是天人合一的纯净。它平和、恬淡、宠辱不惊，它纯真、优雅、不沾染一尘世俗。喝玉茶是一种境界，一种气度，更是一种思想、一种创造。

中国民族文学传媒论坛暨“我与奥运”征文颁奖

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与浙江象山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民族文学传媒论坛暨象山杯“我与奥运”全国有奖征文颁奖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上百人出席。象山杯“我与奥运”全国有奖征文得到全国各地作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参与。获奖作家铁木尔·达瓦买提、赵大年、徐坤、高鹏程等参加了颁奖会。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铁凝等专家、学者就文学传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意义、社会责任、关注民族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等问题发言。（侯莉莉）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daily.com.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901、65368903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59、65368760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9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3时20分 印完：5时40分